

● 沉淀的人生丛书

巨匠的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

美文随笔



风采

南京国民政府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吉林文史出版社

□ 罗曼·罗兰等著
□ 孙硕夫、选编

淀的人生丛书

巨匠的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

美文随笔

□ 罗曼·罗兰等著 □ 孙硕夫、先扁



风采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巨匠的风采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美文随笔 罗曼·罗兰 等著 孙硕夫 选编

责任编辑：王尔立

封面设计：张 迅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 插页 192 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 260 册 定价：8.80 元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ISBN 7—80528—925—5/1·184

目 录

显克微支 (波兰)

横贯大陆的铁路——旅美书简 (节选)	(2)
--------------------------	-----

泰戈尔 (印度)

金色花	(34)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	(35)
你已经使我永生	(36)
我的情人，我是在等候你	(37)
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	(38)
假如我今生无缘遇到你	(39)
同情	(40)
第一次的茉莉	(41)
榕树	(42)
孟加拉风光	(43)

罗曼·罗兰

鼠笼	(64)
----------	------

法朗士 (法国)

塞纳河岸的早晨	(75)
苏珊	(77)
一个孩子的宴会	(79)
夏克玲和米劳	(81)

萧伯纳 (英国)

贝多芬百年祭 (84)

温塞特 (挪威)

挪威的欢乐时光 (90)

高尔斯体绥 (英国)

远处的青山 (102)

观舞 (107)

黑塞 (德国)

农舍 (111)

红房子 (113)

阴云密布的天空 (116)

雨天 (119)

村庄 (122)

乔迁时的遐想 (125)

纪德 (法国)

描写自己 (149)

艾略特 (英国)

歇斯底里 (152)

福克纳

日本素描 (154)

论隐私权 (160)

拉格尔斯维斯特 (瑞典)

父亲与我 (176)

爱情和死亡 (181)

假如天空·····	(182)
莫里亚克 (法国)	
九月的夜景·····	(184)
马尔卡·····	(185)
邱吉尔 (英国)	
我与绘画的缘分·····	(189)
海明威 (美国)	
克拉克河谷怀旧·····	(196)
加缪 (法国)	
重返蒂巴萨·····	(201)
佩斯 (法国)	
写在门楣上·····	(212)
降雪了·····	(213)
于来去的国度, 万籁俱寂·····	(215)
死灰下的辽阔大地·····	(216)
大漠远行·····	(218)
斯坦贝克 (美国)	
巨人树·····	(221)
战地随笔 (节选) ·····	(223)
阿斯图里亚斯 (危地马拉)	
堂吉诃德主教·····	(240)
危地马拉·····	(244)
聂鲁达 (智利)	
归来的温馨·····	(254)

服饰的妙用·····	(257)
坎塔塔劫难·····	(262)
同样面孔的两帧相片·····	(266)
寻根者·····	(269)
远方的生活·····	(272)
城市人的生活·····	(275)
伯尔 (德国)	
懒惰哲学趣话·····	(282)
它们没有飞走·····	(285)
阿莱桑德雷	
老人和太阳·····	(289)
米沃什 (波兰)	
存在·····	(292)
叔本华画像·····	(293)
1916 年一年·····	(295)
生与死·····	(296)
卡内蒂 (英国)	
瞎子·····	(298)
不可捉摸·····	(300)
月亮表姐·····	(303)
悦男瑰丽女·····	(305)
耳证人·····	(307)
帕斯 (墨西哥)	
窗外·····	(311)

显克微支

(1846~1916)

亨利克·显克微支，波兰著名作家。出生于波德拉斯一个地主家庭，主要作品有《十字军骑士》、《火与剑》、《洪流》等。他的作品结构严谨，纵横阔大，气势磅礴，富于传奇色彩。

1905年，为表彰显克微支“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显著功绩”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

显克微支 (1 篇)

横贯大陆的铁路—— 旅美书简 (节选)

当我想到我将是第一个波兰人，能够根据我的亲眼所见，来描写横贯大陆的铁路时，这种想法增加了我的力量和加快了我的行动，以至我来到纽约的第五天，就和我的旅伴一起来到火车西站了。铁路从这里通往芝加哥，我们办完了寄运行李的手续，还和站长吵了一架，因为他，这个真正的杨基^①定要把一根绳子高价卖给我，说是可以用来系一个包裹。然后，我们朝大西部动身了，从纽约出发的时间是晚上，因此哈得孙河只在月光下可以看见。幸运的是，夜由于月亮和附近覆盖着的雪的光芒的照射，显得明亮，我可以从铁路两旁展现的壮丽的景

^① 杨基：南北战争时南方人给北方士兵起的绰号，转意指美国南部和北部诸州的人，北方佬。

色来饱眼福了。大而宽阔的河面清辉荡漾，就像一条银色的带子。河岸上一动也不动地立着黑黝黝的岑寂的森林。这个地区特别在夜里，看起来十分原始和荒蛮。在我的想象中，这里麋集过印第安人和牛，可说起来，这些印第安人和野牛的足迹却已经完全消失了。有关情况，就是土生土长的居民，也不比华沙人或者卢布林人知道得更多。

虽然我读过一个叫古特的年轻译者翻译的地理书^①，但我的地理知识只等于一个抱有升上四年级的普通愿望的三年级学生的水平。我应当承认，美洲、至少美国是我想象中热得多的国家，可我在欧洲：比利时、法国，甚至在英国，都遇到了春天，遇到了潺潺的流水和绿油油的粮食作物，而这里，却像在意大利南部的辽阔的地面上一样，田野里覆盖着雪，空气干燥，使人感到难受，树木在阴沉沉的夜里，现出了十分僵硬的、枝叶脱落了的姿体。但哈得孙河还没有上冻，我看见许多大轮船在航行中不断地冲断了那宽阔河面上的静静的漩涡，尤其在夜晚，这里呈现的景色是十分美丽壮观的。可是不久，河就从我们的眼里消失了，火车在岩层中挖出来的道路上前进，两旁高高耸立的石墙把远处的景物都遮住了。我们有时穿过隧道，但在经过这些地方时，完全不像我以前偶尔听说和读到的那种自吹自擂的美国速度。相反的是，至今我已多次走过各种各样的美国铁路，

① 赫尔曼·古特（Hermann Guthe 1825—1874）德国地理学家。

可以肯定地说，一切关于疯狂式的行驶速度的说法都是极其有害的神话。美国的火车不仅没有行驶得更快，而且比欧洲一般的火车，毫无疑问走得慢些。只有一些特别快车例外，这些快车例如在三天三夜的时间内，可以走过从纽约到旧金山这样辽阔的地带，它们或是为了虚张声势，或是为了标新立异，或者为了追求利润。

我们走了七天七夜。在每个站上的停留，都没有超过一个或者两个小时，正像我们波兰火车的行驶一样，但我没有把一次我们由于被大雪封住而在一个站上被迫停了几天算在里面。在这七天中，人们住在车厢里，睡在车厢里，吃在车厢里，一段时期过后，就习惯了。到后来在好几个晚上睡觉时，也不能排除对火车的呼啸和对铁路震动的感觉了。谁若乘坐所谓卧车，他的这种旅行会是很不错的，因为他在车上睡用的床和家里的床差不多，或者还好些。但他如果不得不在普通车厢里过夜，他就当真要遭罪了，关于美国车厢方便舒适的说法如要说它有几分真实，那就像关于美国火车速度的传闻一样。一个美国一等车厢就像一个大棚屋，它的两边放着两排板凳，每张凳上可坐两人，中间是走道。这些板凳一般都钉上了褪了色的长毛绒或者破油布，它们不仅非常窄小，就是两个中等胖瘦的人也难于坐下，而且排得很密，以至每个腿稍长的人就真不知该怎么办了？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他不能把他的两条腿放在他对面的板凳上，因此，他就只好把它们像钳子一样，夹着他对面的旅客的脑袋了。

在车厢的两头，各放着一个铁炉子，乘务人员日日

夜夜把煤加得满满的，当然是热得很难受了，而那煤烟气却比这还热。旅客们在车厢里走来走去，乘务员一次次地打开车厢的门，冷风吹了进来，也给人们带来了造成风湿病的一切因素。邻座的人抽烟、吐痰、吃东西、睡觉，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毫无秩序。在车厢的地板上，有各种水果的皮、核桃壳、洋磁痰盂，你每走一步都会碰到。一些人吹着口哨，另一些人唱着歌，还有一些人在打呼噜，孩子们在喊叫，男人们要脱下大衣，女人们蓬头散发，一句话，这是一条真正杂乱无章的街道。

特别是早晨，这样的车厢看起来真像一个战场。乘务员在这一片混乱中晕头转向地兜圈子，他并不像欧洲的乘务员那样的和蔼可亲，把旅客分成“守秩序”和“不守秩序的”，然后按照这个分类把他们安置下来，或者我们只要给他抽一支烟，他就可以不让更多的人进吸烟室。他是一个伟大的乘务员，一个大人物，一个真正的船长，他不停地来回穿梭于整个车厢，坐在卧车厢或者特别车室里，把腿往上翘到难以置信的高度，或者脱下大衣，坐在女人跟前，要表现自己的高贵。他有时很自负，有时又很严肃，有时他由于高傲而不顾礼貌或者只管责骂人，有时他又因和某个猎人旅客打了架，吃了亏，气冲冲的，可是这个猎人根本没有把他看成是高等人。

总之，在这些铁路的火车上，如果你得罪了乘务员，他就会叫你吃拳头，打坏你的眼睛，把你扔出车厢，如果你的力气大，你也可以砸烂他的颞骨，把他扔出车厢。

那些用烟斗抽烟或者乘坐卧铺车厢的有身份的旅客所遇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和别的地方毕竟没有什么不同，谁小心谨慎，不去冒险，他就不会遇到它，当然，如果是一个外国人，在这里还是受到尊重的。

在卧铺车厢里，或者在所谓普尔曼的银宫^①里，确实方便舒适得多。这里秩序很好，晚上黑人来后，从车厢的两旁拿出各种抽屉，把它们架成床铺，安放在车厢中一堵堵较长的隔道墙里。其中一些床被架在另一些床上，上下对映的两个床合称组床，下床好些，上床差一点，每个这样的组床是和别的组床用绸布帘子隔开的。如果旅客两人一行或者夫妻，他们可以预定这样的组床，而后他们夜里就好像宿在自己的绣缎客厅里了。单身旅客不买组床的所有床位，他可以买其中的一个床位，可是这会使他感到拘束和很不方便，因为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和他一起占有组床的，不是和他同性的旅客，而是异性的旅客。

在这里，我们无需夸大地说，有一个和我们一道一直坐到奥马哈的卖烟的德国人，他上了年纪，而他的组床下面那更为舒适的一半却被一个同样上了年纪和干瘦得像要死去的女士所占有。每天早晨，两人互相都要投去表示不满的眼色，晚上，可怜的德国人为了爬上上层床，就得踩皱下层床的被子，这时候，他总是悲叹着，好像要在这一次旅行中献出自己的灵魂。

^① 普尔曼银宫 (Silverpalaces Pullmana)，普尔曼式的车厢，今天普遍使用。

这种习惯如果在欧洲，肯定会造成各种丑恶不堪的后果，可是美国人对此却毫不在乎。要解释它很容易，因为妇女在美国，是很受到尊重和爱戴的。一个女人，即使是最年轻的女人，只要她是单身旅行，都会受到男人们的照顾，如果这个女人遭到侮辱，他们为了保卫她，是不怕流血的，因为他们干脆就会动起拳头和手枪来，如果在那些行使私刑的州里，就会拿出绳索来，即使一个普通的矿工或者农场主，都会这么干。不要把这种尊重和爱戴看成是法国式的高雅，在我们的旅伴中，有一些有身份的人，他们虽然属于上流社会，但他们不认为在没有穿大衣或者脱了鞋的女人身边走过有什么不当。当我们提请他们注意礼数时，他们回答说，问题不在这里，礼数不过是要表面上做得好看，在它的下面，隐藏着欺骗和阴谋。不管怎样，我们习惯遵守的不是美国的规矩，是我们波兰和欧洲宫廷里的礼节，这种礼节只被美国的妇女看成是最好的。

我们在车上过了第一夜后，第二天早晨醒来得很迟，车厢里大部分的床都已折叠好了。一些穿得整整齐齐、甚至很讲究的女士在长沙发前的小桌子上喝咖啡、饮茶，一些穿上或者没有穿大衣的绅士不断出入于车厢一头的小更衣室。乘务员坐在窗前，把两只手插在兜里，他因为没有睡够，在大声地、十分痛苦地打着哽，他向他跟前的人投去了不满意的眼色，他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谁也没有对他在消化不良时能够打哽这种幸运的事表示祝贺。但我还是来到了窗前，我要看看白天在阳光照耀下

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

火车现在行驶在平坦和地势较低的路上，这些平地四周都被叶子已经脱落的树林围住了。这里人烟稠密，在铁路的两旁，可以看见许多农场和带瑞士风格的漂亮的房子，这里的自然景色很像波兰。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上，就它冬天的情况来看，它和德国、比利时或者法国都不能相比。庄稼人的房屋盖得很差，没有完好的围墙，也没有排水沟，一切都使我们想起波得拉谢^①或平什琴兹拉^②的边远地区。土地显然是很肥沃的，正因为如此，就没有人去精耕细作。对于一个习惯了西欧灿烂文明的人来说，他所看到的一切，是令人不快的。在这里，到处都在急急忙忙地建设农场，可是人们还来不及将这些农场安排妥善和装饰漂亮。我们走过的地方一直在纽约州，它在所有的州中人口最多，农业也搞得最好。农场里的小房子孤零零地站立在森林旁，看起来好像刚用锯子锯下来似的。它们的周围既没有遮荫的树，也没有果园，没有菜园，只有原始森林。如果你再仔细地看，你会看到一排排被砍断了的满是油脂的树杆，令人感到一片凄凉，你会看到一些地方堆放着树枝和刨木屑，到处都有积满了黑泥水的大水坑，河岸上的一些水坑则被浅灰色的脏雪堆所吸收了。

不管怎样，这些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砍伐森林，这是我在波兰见过许多次的，可是在这里，它却富有别

① 波兰地名。

② 波兰地名。

的、但非预示不祥之兆的意义。今天，这里的森林到处都茂密，为国家清扫这些林子的拓荒者们立下了真正的功劳。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林子中孤零零地立着一些小小的房子，房子的周围有耕地，这些耕地在一年前，还是林木丛生的。在这些地方，昼夜都可听到人们拉着锯子的吱哑响声，受惊的野兽和鸟群逐渐迁到西部去了；差不多每天都有大片大片的新的地面，从阴暗的森林里出现在白昼之光下，等着人们用手和犁，将它变成庄稼地。

.....

翌日清晨，我们来到了底特律。这是一座密执安州的城市，距伊利湖不远，在连接着休伦湖和伊利湖水的一条河的岸边。关于底特律，我仅在地理上知道它的存在，再多就不了解了。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当我从火车站里出来走到街上时，发现这座城市不仅很大，而且非常干净，像这样漂亮的城市我在美国还没有见过。由于时间还早，一切还在熟睡之中，我们走过了宽阔的街道，这里都是教堂，像是天主教教堂。街道两旁有许多用红砖盖的漂亮房子，一些十分别致的小别墅都用镀金的栏杆和街道隔开了。通过栏杆，可以看见花坛里面初开的花朵和绿茵茵的小枞树；透过花坛，还可以看见后面美丽的白墙和绘着玫瑰彩虹的大玻璃窗。黑人们在房前低声地唱着歌，抽着烟，干着家务。我们来到了市场的大广场上，在广场中央，竖着一位最近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将军的美丽的雕像。广场的周围都是普通的砖房，可是这些房子十分漂亮，是经过装修的。房子里有很大

的商店，商店里的窗子是开着的。市场上人声鼎沸，生气盎然，骡拉的车子在路面上咕隆咕隆地运来了蔬菜。最后我们回到了站上，火车要半小时后才开，因此我们还有时间进早餐。早餐时给我们送来的是非常好吃的牛奶炖蜗牛汤，侍候我们的梅蒂斯^①是我首次见到的一个在脉管中流着印第安人血的人。这是一个高个子，皮肤呈红色，他的头发很厚实，也长得很直，发色黑得近乎浅蓝了。他的表情显得和蔼可亲，他的额头很狭窄，颧骨有点隆起，样子很普通，使人想起波兰的修补士。每当我们对他们有所嘱托，他总是严肃地说一句：“是的，先生！”他干活既灵巧，又利索。饭后，我不管美国的习惯如何，给了他小费，他看到后，马上叫了一声：“啊！是的，先生！”便高兴地笑了，为此，他还自动地把我们的皮袄和行囊送上了车厢。

我们一路走过了密执安州，朝密执安湖这边来了，在湖的西南岸是芝加哥。我所走过的地方很像普鲁士波兰^②，这里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溪水的水量极为丰富，一句话，这是一个大的滨湖区，它在许多年前，也曾是浪涛喧嚣的。这里每个地方都有大面积的森林，由于靠近水的集中地，气候很明显是暖和些，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到雪。林中的树木吐出了嫩芽，野草绿遍了地势低洼的牧场，有时我也朝着这个国度的远方望去，我感

^① 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② 波兰于1795—1918年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由普鲁士占领的波兰部分领土称为普鲁士波兰。